元明事類鈔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元明事類鈔卷十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官品門

總督

總制軍務 列卿記成化時滿四亂始命都御史項忠總督固原等處軍務後王越總制陜西馬文升節制三邊然皆未有專職宏治時部議三邊宜得重臣專

任開府乃起王越為之又命秦紘總制軍務遂為定規至嘉靖時避制字改為總督

㩊二幢　名臣錄劉大夏總督兩廣敕使臨門即㩊二幢以行兩廣人士聞其來如饑兒之得乳母

築邊牆　獻徵錄翁萬達總督宣大偏保軍務議築邊牆東自老營堡西距滑石澗延袤幾二萬丈于是自居庸以臨三鎮室家無虞行旅絡繹皆築垣守要之力也

旌廉杜餽　海瑞集郭襄靖應聘總制兩粤粤故苦奉大吏將領不暇扞圉日計剥取軍餉時遂有東山之變公至未言討賊先下令旌廉杜餽吏民惴恐東山叛卒爭丐降矣

民為立祠　名臣録秦紘總制三邊造兵車置火器修城堡關隘一萬四千餘處邊功孔多既去民為立祠祀焉

上疏手書　湧幢小品胡宗憲總督浙江先後上疏皆手

書如一葢不獨有禦倭之功其一段敬謹心亦自難

及

約和市　列卿記石茂華總督陝西時雲中和市初成

公與爲期約不使越額後秦隴大饑日夜露禱爲民

請命天果大雨

仍欲用論　獻徵録許論爲薊遼總督有功入爲尚書

敵掠灤西上曰朕仍欲用許論論至鎮敵伺大水峪

論登陴誓諸軍力戰而却之

撫蠻得宜　列卿記王翱威望素著總督兩廣蠻人聞其至大懼翱曰蠻人久反要在撫化得宜耳引其酋長犒以金帛酒食多見歸順

封威寧　名臣録王越成化時總督三邊出延綏斬獻搜河套奪其馬牛羊器械無算又出大同破威寧海遂封威寧伯

設險除器　泳化編劉天和總制三邊設重險以衛内除戎器以備外于是有乾溝澗諸女墻濠塹之設又

制為有脚輕車強弩諸火器短兵之制

平奢安　明紀事本末崇禎時起朱燮元仍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燮元再涖黔乃檄滇兵下烏撒蜀兵出永寧畢節而親帥大軍駐陸廣八月奢崇明安邦彥俱授首馬明史藁燮元長八尺腹大十圍飲噉兼二十人治事明果使人各當其材

盡撤防兵　名世類苑嘉靖中王守仁總制廣西等四省軍務時土官作亂守仁至南寧盡撤防守之兵於

是思田二州頭目悉領其衆移境來歸

屹然巨障　明謝純集正德改元命楊公一清總制全陝兼督馬政公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地宜修濬墻塹以固邊防乃興工築邊牆刻期奏績時劉瑾憾公公乞休僅築四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

諳達封貢　澹園集王襄毅崇古總督宣大諳達數入塞叛人趙全輩實傳翼之諳達孫扣關請降厚遇之以購全等竟執全以獻因議封諳達為順義王歲貢

馬五百有九

方王　明史藁萬歷時方逢時起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始逢時與王崇古共決大計貢市之議崇古獨成之逢時復代崇古申明約信兩人首尾共濟邊境遂安人稱方王云

巡邊供具　玉堂叢話何元郎云王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雖打中伙亦費百金未嘗折乾到處俱要供具燒羊亦數頭不數臠盡撤去散與從官雖衆頭

目亦皆沾及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

墮淚碑　明紀事本末荆襄流賊叛命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忠多濫殺既樹平荆襄碑或亦呼為墮淚以嘲焉

聽節制　詠化編總督軍務自總兵下悉聽節制蓋自靖遠伯王驥麓川之役始

元樞上畧　明馮鑄賀總督啓帝眷元樞國資上畧白天子所出宣南仲之威以我公歸入領北軍之重

總河

河平圖　元史順帝時河決命賈魯以工部尚書總治河防功成帝遣使報祭河伯召魯還朝以河平圖獻

詳見河

宋陳功　明紀事本末凡漕渠在齊魯間者宋禮功為多在江淮間者陳瑄功為多

總河專官　明馬從聘疏歷朝命大臣出總漕運兼理河渠河漕原未分設間值河有他故亦旋設旋罷而

總河專官則自尚書潘季馴始
欃槍治河　王世貞集劉尚書天和總理河道時河驟
南徙歷濟而徐皆旁溢公晨夜改舟車爲欃槍探求
盡得其利便疏汴以殺其下流疏七十二泉以濬其
上流不淹時而河工就
治張秋　泳化編孝宗時命劉大夏爲僉都御史治張
秋決河大夏浚河築堤五旬而事竣費輕功重逾于
徐有貞云

得龍首　明通紀萬歷時潘季馴總理河漕築高家堰塞崔鎮東河淮正流使並趨入海三年而堰成一夕黃浦涸得龍首以獻其大專車時以比龍首渠云

禱神潮湧　名臣記喬毅以工部侍郎治漕河時亢旱水淺舟膠公齋沐禱于江海之神江潮湧入漕河運船遂通

事不中制　明紀事本末景泰時河決兗州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上命徐有貞治之有貞言

治河必先疏上流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宣時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有功蓋三年而告成

四治河　潘季馴河防一覽河性湍悍善徙者水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循河故道東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爲縷隄縷隄之外復爲遥隄則水益淺遠不至旁決蓋季馴凡四治河河皆治云

開泇避險　明史葉李化龍總理河道與巡撫李三才

奏開泇河由直河入泇口抵夏鎮二百六十里避黃

河呂梁之險

禮官新祀　邵寶詩我有瓣香何所致禮官新祀宋司空

按明工部尚書宋禮與平江伯陳瑄俱治會通河漕

運賴之建祠世祀于南旺

詔領河隄　陳子龍送人擢河道少司空詩舊京開府

静牙璋詔領河隄入未央

總漕

始置督漕　續通考景泰二年始置欽差總督漕運都御史一員駐淮安府

從河運　明紀事本末永樂十三年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于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三千艘以從河運歲運三百餘萬石

歲運不稽　明張燦集李裕于憲宗時總督漕運時法久弊生皆起于軍官掊克支兌違期閘河阻淺之故

公别具奬而更之歲運不稽漕卒亦樂于趨事

疏河固隄　明書馬卿以副都御史督漕會漕塞議者紛紛言復海運開濟汶卿曰今六月無漕者京師困矣他豈及救哉盍姑紓目前急乎仍疏河而固隄水無泛溢漕旋通

奏留漕米　列卿記張縉宏治中總督漕運兼巡撫造舟之價必預給漕卒必選精壯者淮楊饑奏留漕米萬石全活之

議導淮　五朝注略萬歴二十三年河決總督漕運褚

鐵議導淮總督河道楊一魁議先分黄次導淮御史

牛應元議合行之

漕政一新　明謝廷諒集鎮遠侯顧仕隆有心計時漕

政久壞督漕難其人咸推轂公公至漕政一新其大

者為士卒請月糧奏恩䘏循仁宗詔書故事不禁附

載什物私鹽則禁軍士無不感泣者

敝衣數事　列卿記李綱成化中總督漕運奏准運船

遭風漂流糧米免送問以疾卒箱中止敝衣數事

濬泇河　明紀事本末莊烈帝七年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泇河從之九年加河重濬成

漕府　張翥詩每念京師食遙需漕府糧

巡撫

堪任侍郎　泳化編宣德時以各省多逋糧欲差巡撫等官上召胡濙問之濙與楊士奇議堪任侍郎者六人分蒞各省

撫按政體　張居正尺牘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
綱維察奸弊摘幽隱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
留者巡按之職也措錢穀調賦役飭武備安軍民如
高山大河奠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之責也
朝卿出監　朱睦㮮集巡撫之設即成周以王朝卿出
監之意洪永之際或曰採訪或曰巡視事已即還宣
德庚戌乃置常職其遷轉亦以年資計也
𨻶處榆林　邱濬集余肅敏子俊巡撫延綏以榆林列

戍未有衛也請以戍者編伍實之拓城加廣範銅鐵
為軍器擇軍中子弟之秀者請建學以教之又教民
種植蔬果開地以為屯田自是榆林為重鎮與寧夏
甘肅鼎立而三

王公周公　名山藏王竑景泰中總督漕運兼巡撫請
發漕米以鎮淮安饑與巡撫周忱借餘米以足民食
皆先發後聞人稱名巡撫必曰王公周公云

築城徙番　獻徵録楊博巡撫甘肅始罕東屬番為土

魯番所逼入據肅州既久邊民苦之公召其酋長喻以復業于是築白城威鹵金塔諸城于塞外諸番樂焉盡徙去

捍海隄　列卿記成均宣德中巡撫浙江築捍海堤民賴之

夜書木簡　名臣錄周文襄忱巡撫蘇松每夜留暗燈及筆硯木簡于卧榻旁籌度政務有所得遂書之簡即日施行

焚香禮示　玉堂叢話王端毅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
惟行竈一竹食籮一服無紗羅日給惟猪肉一觔乳
豆二塊其告示云欲攜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
以不惜衰老單身自來人皆録詞而焚香禮之

知胡卿　明陸粲集宣德初胡公槩巡撫南畿其為政
尚嚴一時豪猾之徒薙除略盡去之百年而其名猶
赫赫人皆知胡卿云

風雨必記　玉堂叢話周忱為巡撫有一冊自記日行

事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録一日有告糧船失風者公詰其失船何日風起何時及東西何方其人不知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伏詐不得行乃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也

龎父 明詩綜傳會稽商初正萬歷初廵按福建與廵撫龎尚鵬協心共事民歌云恤我甘苦龎父商母

置二匣 名臣錄王守仁廵撫南贛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

名録屏風　今獻備遺劉璽任保定巡撫屢荷殊恩世宗常録璽名于屏風曰此可大用

思齋堂　名世類苑彭惠安任蘇松巡撫何文肅書勉之曰東吳巡撫有遺惠在人者周文襄也公遂作思齋堂

二驢送客　獻徵録徐節巡撫山西居官甚廉不忍擾民飼二驢于私廨鄉人過郡者以驢送出境

清風袖　弇州史傳于謙為巡撫入朝人謂即不齎金

往寧無土物如合鄉乾菌裹頭足充交際者謙兩擧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

黃絹敝衣　明通紀秦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擒治不少貸秦王奏紘欺蔑親藩上怒逮紘下獄籍其家只黃絹一疋敝衣數事上親閱嘉歎良久詔釋之且賜鈔以旌廉

更記得　獻徵錄保定巡撫陸鈳時車駕駐真定中貴有厚望者偶語于馬前曰君記得送往迎來否鈳應

之曰記得更記得節用愛人

定二亂　明史藁萬歷時杭州營兵以減餉搆亂縛毆巡撫朝命張佳允來代甫入境而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允知亂兵與亂民未合乃令營兵討亂民自贖禽斬五十人佯予亂兵二人冠帶而密屬捕渠魁并二人斬之二亂悉定

少黜罰　寓圃雜記王恕為巡撫每御府縣小官少所黜罰嘗曰此輩去此輩來徒費送迎耳真得大臣之

體

黑鬚冉慈父　列卿記陳鎰巡撫陝西值亢旱奏免宿逋數百萬人呼爲黑鬚慈父明史藁陳鎰凡三鎮陝先後十餘年每還朝必遮道擁泣再至則歡迎數百里

罷工天雨　明李濂集鄭寧巡撫宣府時盛暑築城堡工役數千人久旱祈禱莫應公曰此勞民弗息之徵也下令罷工是夕大雨

絶優晏　王世貞集陸樹德巡撫山東閭一留客不過

酒茗鮭菜客偶謂齋優一何拙耶公念必藩司宴有之次日入謁以微言自引咎不已衆相顧錯愕不敢對而優晏絶矣

單騎諭降　列卿記楊信民巡撫廣東時黄養蕭作亂信民單騎諭降賊數十萬迺卒廣人奏請立廟水旱疾疫必禱焉

由鄉舉　明史槀明世舉于鄉而仕至巡撫者隆慶朝海瑞萬歷朝張守中艾穆莊烈帝破格求才得十人

一方之本　張居正集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

政府

牙旗高建　唐順之寄周中丞詩牙旗高建白羊東彭

角殷殷瀚海空

玉節中丞　王穉登送吴中丞詩玉節中丞新蓋冠樓

船諸將舊平吴

鎮撫　明羅洪先寄朱中丞巡撫山東詩鎮撫正資清

淨理片言肯向蓋公廳

巡按

長齋御史 續藏書河東朱裳少勵清節躬自汲炊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東西有風采人稱爲長齋御史

有識量 治世餘聞孝皇召戴珊劉大夏諭曰近各衙門凡事俱奏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大夏曰巡按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上曰權之所在惟在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今後差巡按務

揀老成有識者毋用輕躁新進之人

題詩還金　寓圃雜記吳文正訥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賫黃金追送公不啟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

留經記　京學志耿定向按閩西歸行李惟二笥或餽以石經處疲役夫卒留之境上作留經記

一哲　明通紀宏治中吳江王哲巡按江西所至恤民

隱作士風又善斷疑獄民為諺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老奴司戶　獻徵錄董建中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戶毋敢私謁

斗米爲餽　于慎行集郭康介宗皐按江南時顧文康公柄政公行部至縣以廩米一斗爲餽吳中至今稱御史廉平以公為最

願年年　名臣錄鄒水楊純巡按貴州任滿百姓乞留

一年詔許之民乃謠曰鄰水楊但願年年巡貴陽
供張從儉 春明夢餘録憲綱開載巡按所至博採諸
司官吏行止不得多用導從飲食供張只宜從儉
稱神明 吾學編于謙巡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爲神明
不税淤地 名臣記高明巡按河南時大河南徙民耕
淤地畝收歳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税明曰河徙無常
税額不改平陸亦復巨浸常税猶按舊籍民何以堪
侵越巡撫 張居正集近時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

而侵越巡撫之事此大謬也

登臺攬轡　李攀龍送人按滇中詩登臺越嶲山形合攬轡昆明秋色來

玉驄金豸　明劉溥送臧御史巡按廣東詩玉驄金豸下青霄庾嶺南頭道路遙

巡鹽

禱雨減鹺　王世貞集喻時視鹺河東屬歲旱公禱雨旱弗利民而當饒得鹺或强公毋禱公不可禱竟雨

立澍而鹺額亦不虧

周視鹺池　獻徵録姚三讓爲御史出按三河鹺周視
鹺池高下不令乾潦乃大有秋

遺民有家　吕柟集雍泰巡鹽兩淮商民咸悅巡撫復
奏留一年初竈民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
與完室既去淮南人詠曰客邊撿橐渾無硯海上遺
民盡有家

災瘴無避　列卿記宏治中張憲以侍郎兼僉都整理

閩浙鹽法親歷諸場炎瘴無所避尋加右都御史仍
督其事

空手見瑾　李夢陽集余下詔獄涂君業先繫獄相見
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厚望巡鹽御史貨他御史
入貨如瑾望涂君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坐掠
重尋卒案涂名禎

積羨抵額　于慎行集馬文煒為御史按鹺兩淮比代
積羨十餘萬金以抵正額商困乃甦

如上供　海忠介公傳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將往徽齊雲牒所過郡邑供辦甚峻海公爲淳安令上書沮之鄢遂罷行

布政司

教禮儀　元史賽音迪延齊行省雲南改立郡縣雲南舊無禮儀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爲祭無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音迪延齊一一敎之建孔子

廟購經史授學田

方岳　明宣宗制布政使箴國有方岳統治列郡先舉其綱紀斯不紊

建藩　李攀龍集上之臺中省中若建藩陳臬諸執事

席首布裙　明崔銑集石璞在山西其夫人與諸僚妻燕歸慍曰彼多金珠綺綵吾布裙襖不稱布政妻也公曰爾何坐曰席首公曰使吾墨于憲汝安得居此坐且吾豈以妻子故官耶

例不取羨　文震孟集陳方伯瀊署藩篆鈎羨萬金悉歸庫瓷庫者以例請公曰若知取羨例也不知不取羨吾例耶

三速六字　郭子章集夏公良心與予同籍同官比爲藩司長公得豫章予得閩予請蓋公曰我有三速速收速批給速故且曰何以𢑽我予曰予有六字一錠收原封放

准功得生　明魏驥集梁棨爲廣西布政一日洞蠻入

柳州界刼掠人民官軍追及之悉殺掠者以要功公
謂其首帥曰今後官軍但得被掠男女一人生者准
功一級自是得生者莫計其數
留履志異　明楊文襄集李贊爲浙江布政教民敦本
實崇儉朴後致仕杭之老稚遮道泣留不得至留其
一履以志異
還令驢　獻徵錄張賢爲山西布政使子紀徒步入太
原道過曲沃令見其良苦以一驢送之既見賢怪其

跨驢也詰之乃痛箠紀還令驢并正其罪

分日治事　明許國集故事藩司一切政務專制于左使右署名而已萬士和為廣東左藩曰朝廷並設兩使若左右手非有所輕重也約分日治事以明大體

還銀燭　實錄豐慶為河南布政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簠簋不飭無以紓解乃以白金為燭餽之聽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棄印綬去

雨獨不濡　名臣紀魏縣爲福建布政使延平郡久不
雨縣行部至郡禱壇下澍雨如注上有鮮雲一道縣
行雨中獨不濡見者異之
俸金貯庫　獻徵錄張文奎爲山西布政使惟攜二僮
以行俸金亦以貯庫
按察司
堂產芝　元史類編烏克遜澤爲福建廉訪使有芝五
色產于憲司澄清堂民謂澤宿有德于閩故致此

外臺　元史時有議並國賦者慮按察司撓其事請併入轉運使夾谷之奇曰按察司名外臺發擿姦伏責任匪輕若使之理財則心勞事冗安能繩糾他人併之非便

改廉訪　元史世祖時改提刑按察使為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餘六人分臨所部

憲臣　明宣宗按察使職國家養民藩牧是寄必有憲

臣紀綱攸繫

荆布夫人　明彭森集周按察新未顯時夫人常治褥以給及偕來浙處如貧日同僚私屬內宴公夫人荆釵布帬諸婦慚還遂相變為澹素

風力無雙　名世類苑雍尚書太初為吳縣時發奸擿伏如神期年陞山西按察使或謂太宰曰雍某擢何驟曰雍某風力無雙可以諸人遇之乎

撫道訴冤　吾學編王恭毅按察河南剛方不撓被徼

下獄會襄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曰臣道河南百姓擁道訴王廉使寃言廉使清勁殿下幸為百姓還我王廉使上喜立命法司雪公

公拆書問　名山藏周廷用按察江西凡以書問至者令二吏于廳事公拆之請囑皆糜

平滞獄　獻徵録陶垕仲為福建按察使時多滞獄吏貪緣為奸公治贓吏數千人盡革其宿弊

鑾輿甚懷　名臣記劉釪為雲南按察使雲南外與哀

牢交阯接钎為治寛其禁令蠻獒畏而懐之

立遣繫囚　黄佐集師逵為陜西按察使至則獄囚繫者數千逵檢案牘訊鞫各以其罪輕重立為决遣旬月而盡

二竹籠　吾學編軒輗告歸上不許召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具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

洗滌廳事　明史藁楊繼宗按察湖廣既至命汲水百斛洗滌廳事而後視事曰吾以除穢也

登臺端　徐禎卿野聞太祖微行與監生某同飲酒坊

舉󠄀㸑几小木命賦詩生賦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于

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次

日召見曰汝欲登臺端乎遂除爲按察使

浚西湖　獻徵録楊瑄按察浙江以西湖舊深廣能溉

田至十六萬頃今湮過半奏請浚深之于湧金門北

闢水門放湖流入城河出清河閘抵海寧黄灣以溉

田

不朝王　明史藁都任按察山西性剛嚴月朔諸僚約
同朝晉王任曰會典朔望朝王惟都布二司按察職
在糾舉奈何與守土者同朝執不行

臬長　明楊博集今制列省各置臬司臬之長與中臺
御史大夫實相表裏

風霜面　明李思衍寄江西魏按察詩寒生柏府風霜
面清照梅花玉雪心

推闕

減額 元史耶律楚材薦張奐為河南路徵稅長官廉訪使奐先以愛民之道言于楚材既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

不更籍 明康泰和集沈鑒榷稅蕪湖爲籍者三一存堂一在門一頒縣商之輸稅使自取三籍書之及上計即以是籍上不更籍

寧漏無擾 邵寶送蕭戸部詩司徒榷課歲有常數或不經寧惠商太原周公有是語至今傳頌盈廟堂自

注宏治中太原公在戶部人有言九江分司縱邏卒擾商者或曰不爾有漏稅之弊公曰與其擾也寧漏

點籌放船　啓禎野乘葉茂才榷蕪關國課既登自點籌放船不取一緡

減纜價　孫鑛集許孚遠督龍江關運舟入閘例輸米舟五石名曰纜價公欲革之不可則止收一石得米四千石以十石築堰以千石賑貧餘二千石建倉貯之備不虞須者藉藉

稱抗者　明張元忭集尤時熙榷滸墅稅一意便民長洲令其與抗先生廉其賢不較他日代榷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先生首稱長洲代者曰此非抗君者耶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耳

薄征鈔倍　明潘潢集潘鑑監浙江北新關關長日不閉縱民往來才半月鈔額告溢則盡蠲小稅大者亦損舊則十二是歲薄征而鈔倍公愀然曰歲入盈縮視容艘多寡茍以是爲率民勿堪矣乃歸其羨于大

司農以佐賬焉

稅減 謝肇淛送人榷滸墅詩度支使者榷吳關飽看姑蘇郭外山稅減任教商船過吏稀常對戟門閒

鈔關 續通考宣德中令南京至北京沿河鄰縣臨清州濟寧州徐州淮安府揚州府上新河客商輳集處設立鈔關

運司

不上羨課 元通鑑仁宗時張思明爲兩浙鹽運使歲

課羨贏賸僚屬請上增數思明曰盈縮不常萬一以增
為額是布一已之榮遺萬世之害不可

禁逮婦人　元史黄克敬轉兩浙鹽運使温州逮私鹽
者以婦人至克敬怒曰豈有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
雜處者自今毋得連逮著為令

使君清　泳化編耿九疇為兩淮鹽運使有廉聲常臨
水坐有童子戲其旁曰此水何清也童子曰尚不如
使君之清

鹽筴裁書　王世貞送人還兩淮運判詩飛蓋一江隅

棠陰兩地餘水經初罷注鹽筴旋裁書

領鹽官　李攀龍送都轉運劉使君詩郡接荆衡分岳

牧場開海岱領鹽官

提學

督學校　泳化編正統元年始置兩京各御史一員及

浙江等省僉事一員專一提督學校大學士楊士奇

議督學條例若干條皆從之

察三官　汪道昆集在憲令凡遣使出視學必察之三官官守問天官文學問大宗伯吏治問御史大夫皆曰可然後以璽書命之

去糊名　名世類苑張莊簡悅提督浙江學政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諸所請託屹不為動士皆帖服

林蘇　陶望齡集林公偕春為浙江提學副使其所拔擢始或疑駭後懸驗莫不稱服代先生者晉江蘇公

瀟至今兩浙言良督學稱林蘇

用人最要　吳寛集黄仲昭嘗云用人莫要于提學得人則能培養天下之才爲國家用

薛夫子　薛瑄行狀公提學山東每臨視諸生親爲講解不事榎楚人皆呼之曰薛夫子

政嚴教寛　名世類苑李西涯當國贈提學江西邵文莊詩末云職在文學官在憲政宜嚴肅教宜寛文莊嘗語人曰某在江右深得其力

視郵筒　明詩綜傳譚昌言提學八閩有投私書者槩不發試竣題數行裹原書覆之閩人語云來一封去一封以爲不信視郵筒

縛神投江　明程文憲中洲野録李空同督江西學政渡江時有司請祀水神公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且曰以水神而投諸水得其所哉竟無恙

獨木橋　本朝王逋蚓菴瑣語萬歷時有學使者翕𥡴公廉嚴毅公瞽一目諸生嘲之爲獨木橋葢況其難

履也惡技考諸生吟哦搖首僉紙封其巾于几封紙
若斷攫其巾繳卷時另置一束文雖佳下一等
隨閱隨定　獻徵録孫鼎督學南畿行部單輿猝至諸
生集輙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使
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
得三士　明李元陽集楊文襄一清為提學謂人曰吾
于陝得三士康海吕柟馬理也後果為聞人
為損月俸　獻實宗臣為福建督學進退諸生人人厭

服其貧者調學租贍之不給則爲捐月俸減供具繼

之以爲常

始覩全經　明李閑先集李舜臣提學江西往時士子惟

留心好題無忌諱者詩廢風雅之變易廢凶咎之文書

廢金縢顧命之策禮廢雜記喪服等篇春秋廢雨雹日

食地震之災弑殺崩薨之書公一切命題始覩全經矣

秉燭命講　寓圃雜說陳選崇尚道學爲繡衣提學南

畿教諸生讀書必自小學始其來居必學舍夜則秉

燭命諸生講解

如所自志　獻徵錄何景明爲副使督教關中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關中士習文藝自是一大變云

排闥擁去　名臣記蘇葵督學江西公明服士鎭守太監董讓作威葵守正不媚讓誣奏葵逮法司臨勘將刑葵諸生數百排闥入擁之而去事竟得白

青衿擁坐　明陸容送人之廣東提學詩畫鼓發船馴巨鱷青衿擁座聽春蠶

元明事類鈔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元明事類鈔卷十一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官品門四

各道

治廣濿　元史烏克遜澤為廣西兩江道副使雷州近海農病鹻鹵澤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堨三溪瀦之為斗門七堤堨六渠二十有四渠皆支别為牌時其啟閉

瀕海廣瀉並爲膏土

滿朝清　元史類編多爾濟爲中興路副管民官無毫髮私號曰滿朝清

朱墨點　元名臣言行錄霍肅爲浙西憲副所至署僚吏姓氏簿詢遺老凡言某善朱加點某不善墨加點朱墨半者精覈之後朱多者衆毀弗信墨多者衆譽勿納

縱舍主　元史達爾瑪爲燕南道廉訪副使堂縣民斫

桑道側偶有借斧削杖者其人夜持杖出刼事覺并
逮斧主達爾瑪原其未知情縱之
脫當笞吏　趙孟頫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碑公出安西
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公遽下馬拜曰我當笞吏也公
向脫我罪又昜我仕今效節兵伍爲千夫長
鸜鵒辨獄　明呂本集陶莊敏諧僉事江西有二商遠
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
之公推按館人不服見館所畜鸜鵒能言使持刀詰

之鸜鵒言猜𠩄處啟𠩄得尸事遂白㦸以為神

得罷虎　獻徵録翁萬達叅政廣西行邊虎出傷其一

卒公為文告山神曰噬人者死募力士探其穴前後

射殺者七其一獨猛果生得之軍中讙云罷虎也

鶖啄蝗　李賢集宋侍郎琰叅政河南時汝陽不雨禾

將槁蝗復大出公嚴齋致禱有鳥數千成陣而下名

曰禿鶖啄蝗無遺巳而飛去

魯鐵面　典故紀聞天台魯穆由御史為福建僉事剛

方廉介人目爲魯鐵面

疏請留餘　邵寶集陳策參政汀漳時省城軍士因給糧踰期將叛曰必得陳參政搒乃解公竟解之公以民苦急徵軍樂早支亂是之由于是疏請歲留餘銀九萬兩爲軍餉之備

一童遣還　吾學編劉菘爲北平按察副使攜一童竟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勵精庶政

崔參曲僉　今獻備遺安陽崔陞任四川參政與僉事曲銑並有威名蜀人語曰崔參曲僉屹如雪山

築海塘　明楊守陳集楊瑄副憲于浙凡海塘皆修築之以奠邑居以興民利而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鉅禦患尤大非公莫能為也

小方面　典故紀聞鄭璉爲福建參議時年二十四人呼爲小方面

通儒能獄　明霍韜集高叔嗣參政山西有察獄三事

父老咸稱其神明渭崖子曰世言儒不能獄謂腐也
子業通儒能獄不足多也
分臬 李東陽送羅兵備詩駐兵曾六鎮分臬比諸侯
枯潤仆起 獻徵録王慎中為河南參政歲大饑公承
檄賑貸遍歷郡邑周行鄉井閭閻廪發粟勸分平糴
里豪不得侵冒銖髪枯潤仆起頌聲載途
爲位以祀 明史藳馮應京為湖廣分廵道稅監陳
奉恣横應京獨以法裁之奉誣劾應京就逮士民擁

檻車號哭車不得行旣去則家爲位祀之又相率詣

闕訴寃

撫汀漳寇　名山藏陳策爲福建叅政汀漳寇方熾策

往征之過同安巨寇蘇某勢尤猛獗策首降之以臨

汀漳寇皆氣奪降者爭出因撫而遣之

不放支　名世類苑楊溥爲四川叅政時嘗視藩篆當

放支銀五萬或曰此可得羨餘公終不肯放支

馳符徵　獻實陳觀叅政陝西奉公憂職以廉謹稱一

日上忽馳符徵之時非輯瑞之期而赴召入覲縉紳榮焉

備倭圖　泳化編卜大同爲福建巡海副使時有倭亂公簡卒伍積糗糧大治樓船以待賊又輯備倭圖記掇吏士言巻而當

貼司　明趙時春集副使佐按察使之治不以遍爲嫌其後爲之者卒謙遜無所關或問之應曰我貼司副使當然豈法制使然哉

憲使　楊基送人作副使詩朝散掖垣風恩承憲使驄

星辰天咫尺山水浙西東

大參少參　李攀龍有送羅大參之任詩吳國倫有送

徐少參赴關内詩

知府

微服察租　虞集文張宏範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

間察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蓰明日視

事首取治之

三至碑　元史史弼凡三官揚州人喜刻石頌之號三至碑

千里奔告　元史觀音奴爲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摘如神民有銜寃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告立爲剖決

到底清　元史類編達兼善爲台州守有所廉察因夜宿村家聞鄰婦有姊姒夜績者姊曰我有瓶酒可禦寒分其清者留奉姑下濁者與爾飮之姒起而注清

者于他器且曰此達元帥也吾等不敢飲矣姑曰到底清耶遂笑而罷

禱速來 元史蕭拜珠知中山府以憂去官屬仁宗過中山同官譖之帝行田野見老嫗問之曰府中官孰賢嫗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問之曰蕭知府奔喪禱其速來耳帝意遂釋

杖控鶴 姚燧集張廷珍兼開封府尹有控鶴十餘輩

俶大第居黃金橫帶縱橫街陌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此必劇賊耳密鞫之果然

攜石硯　元元淮詩此來囊中無一錐但攜石硯作親隨官罷奚奴背歸去濃磨香墨賦樵溪案淮時為溧陽總管

余公渠　泳化編余子俊守西安城中民苦水鹹飲輒病公為開渠引泉行地中匝城市人得汲至今號為余公渠

革鞭懸楹　歙徵録方克勤守濟日府廷不陳杻械革鞭懸于楹間示不妄罰考爲六府最

鞭石　名世類苑劉清惠爲紹興太守善聞知有行者于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盜去公令舁其石于庭鞭之縱人觀潛使人伺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乃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耳

訟師技窮　孫鑛集陶少保承學初爲徽州知府郡民

善訟公大事律斷小事情宥請託一切不問訟師枚
窮又于庭質時面爲勸諭月再受狀初至日數百人
二年後不過數人或竟無一人
比韓愈　陳憲章集吏于潮者多矣其有功而民思之
唐莫若韓愈明莫若王源源潮守也
假柄　吳中故語楊文貞薦況鍾知蘇州州有内官難
治鍾請賜勅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
毋字假之以柄

趙雙硯　明閔文振集臨海趙太守在肇慶有廉聲及歸歎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倍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

萬姓耕闢　開國功臣録陶安守饒活人甚衆民為之歌曰千里蓁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

陳半升　呂柟集陳祥知惠州府民有告理貲糧數合計刻白事時有陳半升之謡

聖人兒孫　明通紀孔鏞為田州知府纔三日峒獠犯

城城中無備鏞議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乃獨乘一馬徑入峒賊露刃出迎鏞曰我乃爾父母官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乃以禍福諭之衆錯愕伏地迄鏞終任不復出

包淚送友

筆麈許應逵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晚至逆旅謂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點淚耳僕嘆曰阿爺囊中不著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

止相廣地　獻徵録溫州守郁山時元輔張孚敬大治第宅求廣基地強勒市買不休山自往止之責其出蕭何李沆下張怒作色然地亦不再廣

山水功名　明詩綜傳安岳湯紹恩爲紹興守瀕海潮至渰沒田舍紹恩爲築堤建牐以時蓄洩闢田數千畝越人歌曰泰山巔高于天長江水清見底功名如山水萬古留青史

明日來　明顧清集趙豫守松江每見訟者非急事則

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既而獄訟衰息松郡大治無繡女　四友齋叢說武皇南巡沿河皆拆民房以便扯縴過揚州太守蔣瑤獨不拆房曰有罪知府當之江彬傳旨要報大戶公曰揚州只有大戶四箇鹽運司揚州府鈔關江都縣其百姓窮別無大戶又云朝廷要選繡女公曰民間並無只知府有親女三人江語塞事遂寢

家無積喪　王世貞集歐陽鐸知延平府下令諸死者

毋久匿弗葬葬毋張宴毋得為佛會葢未幾而家無積喪寺舍無寓棺也

潤京口閘　明胡儼集劉辰知鎮江府時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漕運皆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為風所阻溺公乃自京口至吕城百二十里去淤塞甃石作壩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于是公私便之

止一老僕　崔銑集楊繼宗知嘉興九年止一老僕自隨朝夕飯兩盂蔬兩豆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閲三日

促歸

不持一磁　黄佐集祁敕知饒州饒人歌之曰有影黄堂月無痕碧水秋及罷去士民遮泣形諸歌頌其卷曰一磁不持云

立先哲祠　明謝鐸集張弼知南安毀淫祠數百區為社學凡先哲之蒞茲土者若張九齡李綱劉元城諸公皆特為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則既祠而又別立吟風弄月臺以深致景仰

姑蘇五守　明李濂集余泊姑蘇聞一二耆俊道太守王公觀之賢公之前有季亨魏觀後有姚善况鍾皆有惠政稱姑蘇五太守

重生包老　明康海集韓福爲大名府知府八年再入覲朝廷以其治平爲天下第一錫宴吏部觀者盈庭皆爭覩韓大名曰重生包老云

訟者自炊　明史稾汪喬年守青州廊廡置土鎰十餘令訟者自炊俟鞫吏無敢索一錢

埋羹　獻徵錄王鏜守寧波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埋之號埋羹太守

況青天　明劉昌集況鍾治蘇剛果敏達有惠政九載滿去民赴闕留者八萬餘人歌曰況青天朝命宣宜早還又曰況太守民父母願復來養田叟

建石堤　明史藁方岳貢守松江海水齧土為禾患易以石堤二十里郡漕數十萬石而諸倉乃去城五里為築城護之名曰倉城

伽藍判事　袁中道集李㬠爲守法令清簡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間

同知

官事清簡　元史趙孟頫恐爲人忌力請補外出同知濟南府事時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簡

渡海毀祠　典故紀聞彭鏡初大理同知也滇俗尚鬼鏡初多毀淫祠海上有獗神頗靈異鏡初往毀之方航海高浪如屋獨無所怖已而風止卒毀而還

散礦賊　獻實天順間蔡蒙同知温州時閩括流冦聚
劫泰順山中據礦為亂官兵勦之不克蒙曰賊皆平
民諭以禍福當戢即深入賊窟反復諭之賊感悟推
其魁詣營立即解散
耆老移問　獻徵録施奎調南安同知專尚德化去任
數年耆老數百人連名狀上府縣移文浙籍問其起
居愬希回字以慰黎庶其得民心如此
雙異集　王世貞集徐尚書栻為丞時嘗攝郡禱雨雨

澍應拜火火滅郡人異之譜之詩曰雙異集

滯馬曹　明陳大濩詩與巳懐艫艙官猶滯馬曹案時

大濩方爲思恩同知

通判

穿井陶瓦　元史楊景行判會昌民舊飲汲于河故多

疾癘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敎民穿井以飲陶瓦

以代茅茨民始免于疾癘火災

禱虎　元史許惟禎爲淮安判官屬縣有虎害惟禎默

禱于神祠一虎去一虎死旣又禱雨禱雪無不應者

不掩柳州　王世貞藝苑巵言桑悅爲長沙倅再調柳

州悅實惡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輙曰宗元小生任

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明桑悅詩安

心此日無言語肯與宗元競柳州

未甞造簪　獻徵録朱光霽爲重慶府通判聲望大起

有僉事發銀買簪光霽持銀入白曰通判自幼但知

讀書未甞造簪也僉事慚而寢

却贜　明劉定之集劉實爲金華通判南京鄉闈校文給帷幕衾褥遂以爲贜舊常然也君却還之

投金水中　猷徵録譚讓爲南昌通判職綱税糧槩謝賄賂賀表京師舟將發投金甚衆悉命吏投水中人競網取之爭多寡至訟于官

戀貲郎　明詩話吳稼墱維岳子以例除光禄典簿遷通判病革語其子以布衣幅巾斂謂如此庶足以見疇昔詩人于地下葢以貲郎自慙云

持袍嘆息　名臣錄劉容通判黃州布袍蔬食不殊寒士時景王樞回京中使橫甚兩臺凜凜懼譴容力任之中貴人素聞其名持其青袍嘆息嚴諭其下無所擾

廉判　獻徵錄呂言通判應天刻苦自勵妻子不以自隨數日乃一舉肉勿飽也中丞大僚俱敬之呼為廉判

理刑

平郡刑　明支大綸集祖宗設推官非若近日之隨巡承委也念黎庶非法用又是故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臬司以平一省之刑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令之推官溺其職矣

設推官　雷禮集洪武初御史鄭沂言人命至重古人所矜各府宜設推官一員專掌刑名不預他政庶責有攸歸而人無冤抑矣從之

攝判半越　羅洪先集毛尚書伯温初授紹興府推官

每斷一獄必委曲詳慎務中人情當道判訴者咸求詣公為幸或有疑似轇轕者必相屬以是攝判嘗半越申

訊一枝梅　明鄭一鶚集永州司里府君諱淮在永時有江湖劇盜名一枝梅者以劫人定畫梅而識之示人不測不敢捕也府君嚴督捕役獲在獄不踰時一枝梅又犯劫亟索在獄者視之如故也府君曰此必掌禁人受賄密約盜黨以一枝為名可以激人告圖

脫先罷耳訊之果然

不內鄙薄 王世貞集徐階斥為延平府推官偕既以尊孔子首抗天子排上相中外稱之而尚意其自禁近出為小官即不內鄙薄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而階獨不然乃單車馳之任

理官 貢師泰寄推官詩曹吏盡隨衙鼓散理官獨抱獄書歸黃溍詩理官高選出新除

知州

增戸闢田　元史臧梦解授海寧知州剛直廉慎于是民以戸計者新增七百有奇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有奇桑柘榆柳交蔭境内而政平訟簡爲諸州最

拒私役　獻徵録朱光霽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公禁之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夫栽田者揭律示之其人索愈急乃呼吏出獄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爲栽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公曰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

疏減宮女　永化編成化間李愚知晉州值歲凶賑恤不遺餘力是年大水復至愚以爲大水陰盛也乃上疏請減宮女則天變可回上怒械繫之頃之感悟釋愚還職出宮女五百人

請納蠶婦　名臣録汪應軫知泗州康陵南巡中使傳旨俾進美人善歌吹者應軫奏泗州僻左婦女不諳歌吹唯民間醜婦能蠶倘納之宮中受蠶事庶于治化有裨事遂寢

鄉民舁輿　明史藁周思兼除平度知州躬巡郊野坐籃輿中攜飯一盂令鄉民以次舁行因盡得疾苦狀悉蠲除之

移帑代輸　耿定向集劉端簡寀知宿州屬歲大祲米翔貴而漕臺督輸急宿民嗷嗷公請移帑羨金轉糴為民代輸俟秋償漕臺格之公竟矯申前議至秋民繦屬輸償卒無負者

啟櫝還書　明王維禎集馬汝驥以編修諫南巡調知

澤州澤故多王府羣小侵暴乃稍懲其不法者王以書來私好即投封櫃中所請或于法得釋又使將謝乃引使者啟櫝取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來

鞭石得盜　獻徵錄甯直知邳州有人囊鈔五百貫爲人盜去者問之曰只枕一石他無所見直令人取石入城隍祠鞭而求之以其狀焚于祠下人爭趨觀令觀者皆索鈔一貫乃得出密令吏二人聽察衆中有

二人私相語曰我知盜鈔者我與汝即其門彼分我
則已吏輙執之遂得盜
詣闕乞留　卓異記陳漣守滁州永樂北巡衆言滁績
最滁人恐失之詣闕乞留遂擢揚州知府仍掌滁事
決水去荷　郘寳集華山知鈞州鈞隣于許㣲藩國焉
許濠有荷花之觀王欲之君曰是不可以言爭即日
令決其水荷乃不花民免于擾
民不復訟　明潔潛集顧光遠知泰和州其民好訟公

乃自書榜訓諭民爭觀之不訟者十二人又令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訟思不三日去者過半矣乃置簿受祠勾稽其始末誠負寃者輙爲訴理顧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

談經術　名山藏苑雨譎濮州州同州事悉歸長吏日進校士談經術鋭意與古文

救荒有緒　梧溪集葉森爲鹽官州判官適大祲斗粟十千倉庫並罄森激巨室發蠃糧賑濟已復運米穀

直平糶全活飢民六萬餘省臣嘉其救荒有緒

逼郡麾　宋死送州判官詩王事勤州佐官聨逼郡麾

談經猶寶地視篆必瓜期

知縣

不敢見尹　元史呂思誠爲脩縣尹民李䞨其弟匿羊

思誠叱之退有王青兄弟四人友愛思誠至其家取

酒勸酬歡同骨月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

尹矣具酒食悔過析居三十年後還同爨

錫錦　元史類編世祖以平陰縣尹馬欽發私粟六百石賑飢民又給民粟種四百餘石詔奬諭特賜西錦五端

旁縣聚觀　元通鑑董文炳爲藁城令明于聽斷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皆詣之文炳嘗上謁大府旁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顧亦人耳何其明若神也

烏程謠　元史于文傳累遷長洲烏程兩縣尹治行爲諸州縣最胡鏞僉浙西廉訪司事作烏程謠以紀其

續

永春大夫　姚燧集盧琦爲永春縣尹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其境盜遂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乎吾邑長乃以暴驅我也琦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戈請自新

笞醫　洪武實録道同性峭直知番禺縣布政使徐本雅重之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焉同不聽笞而遣之

土木修堰　楊士奇集胡壽昌知灌縣有都江堰乃李氷所鑿渠溉成都諸郡田者修堰者必伐石錮鐵費以萬億計衆難之壽昌曰土木可以固豈必鐵石哉乃卷疏決淤塞伐竹為籠實以沙土又伐木貫籠並緣窒堰岸江水乃復溉田民大利之

神鬼皆怕　明郭朴集王勳知淶水縣雖逆瑾亦信其清廉時有進戲御前者一鬼躍舞于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畏忽傳呼王勳來亟趨避之問何故曰官不

要錢神鬼皆怕由是勳廉名徹于內庭矣

食腐一方 萬歷注略樊玉衡令崑山五年日與家人惟食腐一方苞苴不入都莫有薦者其卒也人廟貌之

粉版繪隸 明姜南詩話宣德中全椒韋惠知平陽縣凡公務不差隸卒止用粉版背繪一隸甲乙為次傳遞勾攝題其板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

四異圖 費宏集周旭鑑知黃巖縣一歲民間麥秀五

穗桑生駢枝又有靈芝及一乳三子之祥邑士夫因

繪四異圖以紀其盛

一葉清　黃佐集周新按察浙江知錢塘縣葉宗行廉

嘗偵之入其居惟筮澤魚鮨一束家所寄也袖少許

以出明日召飲出示葉葉益砥礪號錢塘一葉清

不累廉官　獻徵錄姜漢知武清有巨盜陳著奉旨名

捕獲之下獄賊黨欲刼之犇突而至抵公署前賊忽

自悔曰此事無難可惜累及廉官耳遂策馬去

爲母市肉　名臣録海瑞爲淳安令課老僕樹藝自江
水外無關淳安者制府胡宗憲一日語藩臬曰昨聞
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葢異之也
七月得民　敬園雜記范理知江陵清順惠利纔七日
而去民遮阻不克則奔餞數十里慟哭而返
揭卓茂傳　明俞允文集歸開甫以經術理長興屬余
寫卓茂傳揭之廳壁其治多準古道而不合於今之
人故訕者森若文戟

縱雀　泳化編陳鋼為黔陽令多惠政嘗過他縣道旁小兒黏雀為嬉聞鋼來相顧曰公必惡戕物命悉縱去

臥紙帳　明詩話新安胡壽安宰蜀新繁麄衣糲食如韋布士嘗臥一紙帳題其上云紫絲步障簇春華臥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

獄三執　名山藏何宏遷六合令嘗具獄上御史田項三反宏三執人謂必獲罪矣項竟薦之曰縣令不為御史所撓可不謂賢哉

兩僕皆遯　泳化編葉起鳳爲杞令自月俸外即薪事多歸之官日出二分銀付小吏具飲食所從兩僕不勝困皆遯官舍肅然夜自襆被而寢

清官店　明通紀御史戚顒以言石亨出知東鹿邑豪士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不可犯也他境之民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羣聚以成市邑人稱爲清官店

木偶躍舟　羅洪先集戚賢令歸安縣有蕭總管者湼

祠也賽廟特盛公禁之因禱雨不得遂沉木偶一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入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公笑曰是未之焚也遣黠吏戒之曰俟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箓諸賽者必賄沒人為之也

河水可鑑　明梁潛傳署廣東四會縣縣有龍橋河吏廉平則河水清潛知縣事自至迄去水可鑑

月無雲　名臣錄程卿令上元壹意利民時霍尚書韜為南宗伯風稜矯矯民為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

上元程卿月無雲葢以並也

嫗哭丁父 名臣録丁積知新會有善政以勞卒民哭弔于途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

洗三日 獻徵録南海洗光正德中知安仁縣能辨疑獄百姓語曰民無寃訟有洗燈籠訟無滯屈有洗三日

問髻 明湛若水集吳霔曰先生令弋陽嘗從其僕問

弋之俗因謂婦人何髻僕對曰主官弋六年今問髻詐我也公曰吾殊不覺耳安有為民父母窺其子女者乎

雍公返舟　呂柟集雍泰為吳縣人稱青天後擢御史吳俗令行皆饋樓船　公不受民固饋乃駕至胥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時菑留犢雍公返舟

葛帷竹筒　明朱鶴齡集李遷梧令吳江御史行部供億不堪卧榻折足御史怒突入縣庭欲毀庫至後堂

見東壁一小床葛帷已敝旁置二竹笥不設鎖鑰問之則令之臥具行篋也乃深愧嘆而去

三日百年 獻徵録濮州蘇祐宰東鹿邑多囚繫下車一日釋數百人明日革罷徭車三十兩又明日有詔召東鹿令邑人語曰三日官府百年父母

立應軍需 湧幢小品宣德間張愷知江陵時征交阯大軍過日晡立取火爐及架數百愷以方卓鋸半脚鑿而受鐵鍋又取馬槽千餘乃以布縫成槽口綴以

繩用木椿張其四角既可立辨且便收卷遂以為法

穿山引水　明史蒙表應泰授臨漳縣築堤四十里捍禦漳水調繁河內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數萬頃鄰邑皆享其利

王襄陽　紫桃軒雜綴元燕人王鐸嗜石成癖慕米元章為人以賂求為襄陽令號王襄陽

白頭作縣　貢師泰送人詩白頭作縣臨東海誰識先生去任心

抛印 高叔嗣詩厭事常疑抛縣印

縣佐

負貨擒盜 元史胡長孺轉寧海主簿縣有銅岩惡少年恒出抄道為過客患長孺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驍卒十人躡其後至岩中突出要之驍卒俄集皆成擒

故民贈縑 胡廣集廖欽為河内縣丞一以忠信導民後滿去嘗經河内休于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

乃羅拜于前明日各持縑以遺公辭不受民益懇請公一夕不告而去

抗言繫賊　名卿績紀陶魯爲新會丞時韓雍討大藤峽賊魯直膳侍白賊易破狀雍怒曰賊銳甚丞但能食粟耳乃言繫賊若妄當笞魯不拜抗言攻賊事雍異之許魯練三百人以往卒大破賊後仕至布政使

叱大老　解縉集大學士徐均舊爲陽春主簿縣豪雄據爲姦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均叱曰何物大老若化

外抑民伍也亟走來不然且劉大老懼乘板輿至叱
使下拜
乃吾死所　兵略纂聞倭攻江陰主簿曹廷慧父子與
兵僅十二三人縣令欲移家于學宮或勸曹自爲計
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刃其子
賊攻城設法禦之賊不敢近
不取恢辦　續通考太祖時山西考平遥主簿成樂恢
辦商稅上曰恢辦是額外取民主簿佐縣撫民豈以

此爲能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

建祠刻石　徐渭集吳成器爲會稽典史當海上寇起

承大吏命提兵歷浙東西南直隸大小數十戰民多

知其功者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

金杯十餘　典故紀聞石璞歷官清介致仕歸鄉人有

爲典史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器前列金杯十餘問

曰汝官數年矣曰未滿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

貪奪職曰嗟夫使我治汝汝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去

杖簿　吳中故語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況太守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孚來懼謝

願得煩劇　天順日録曹文忠鼐為人疏通俊爽為校官不樂願得煩劇一職改泰和典史治事之暇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登進士第西楊薦入經筵後入閣與政

自經鼓下　明史藁青文勝為龍陽典史縣瀕洞庭歲

雁水患逋賦數十萬文勝詣闕上疏至再不報復具
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于鼓下太祖乃詔寬龍陽
租二萬四千餘石

言事超擢　明通紀洪武中馮堅以典史言防制官
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

稱縣名　高啓送德清主簿詩家貧稱縣名

學官

校官　元史先是校官率以廩薄曠職孔思晦調寧陽

學獨儉約自持教養有法案校官見漢書韓延壽傳
然專治學政自元始故錄
棄職著易　元史類編王埜翁性嗜易辟鎮江學政謂
此職十年亦不得至卿相棄官歸著見易篇
擢御史　洪武實錄三年選天下教官入覲奉天門適
太史奏文星見帝親擢十八人俱為御史次日詣神
武樓下賜袍帶王佑寄秦郎中詩奉天門下共恩榮
十八人中第二名

優賓禮　遺愛録楊繼宗于郡邑教官皆優以賓禮見必茶話移時常曰是教吾子弟者豈可以班屬吏

茶粥供讀　古穰雜録魏文靖爲松江訓導汲汲造士諸生在學者一更攜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攜粥以往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間一行之士皆感激

晝守城事　兵畧纂聞郭懋爲杷縣教諭抵官之明日難作邑令欲遁公正色責之即爲晝守城事甚具雨

臺得狀下檄以城社屬公

海筆架　泳化編海瑞爲教諭每謁上官不茍折腰一日偕兩訓導迎謁兩訓導先跪瑞獨聳立人稱爲海筆架

執蓋吏侍　湧幢小品劉文靖之父名亮爲澄城教官性嚴毅士皆畏而服之嘗病暑但坐雨中諸生更執蓋立侍

重儒師　王鏊集儒師之重前數十年有自是爲御史者

祖宗之世有自是為翰林者而近世名臣有若楊文貞魏文靖年尚書多出其間而謂今之世無其人耶

八十教官　名臣錄劉亨精難後隱居不出宣德中有薦其學行可為師表者亨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者

文高翰苑　明詩話聶大年掌教武林揭對聯示諸生云文章高似翰林苑法度嚴于按察司以是見迕達官九年不調

乾隆御覽之寶

元明事類鈔卷十一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章　玢